

小邪神

【台湾】卧龙生著



邪神三部曲 (第一部)

[247.58/56-1

杨小邪三部曲 (第一部)

小

邪

神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花城出版社

247319

一九

①

粵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 陈定方

封面设计 艺丰

杨小邪三部曲

(第一部)

小邪神

(1、2、3、4、四册)

[台湾] 卧龙生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7 印张 6 插页 650,000

1995 年第一版 1995 年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60-1676-X

1·1478 定价：(1、2、3、4、四册)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卧龙生先生武侠名著“杨小邪系列三部曲”中的第一部。

小邪神杨小邪以好赌、贪杯、爱吃狗肉、爱玩女人、耐打、逃得快等举世无双有本领，率领一帮小朋友，自命“通吃帮”，游戏人生，玩耍中原，大闹武林，又惹下了一个天大的麻烦……

明朝英宗时，锦衣卫首领王山礫依仗其叔、大权阉王振之势，勾结拉萨来的黑巾杀手，密谋夺取大明江山。瓦剌族王子也先也想灭掉明朝，兴兵犯关。昏庸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挟持下御驾亲征，在土木堡之役中全军覆没，自己也当了俘虏。飞龙堡堡方韦亦玄和灵异教教主梦想称霸武林，互相勾结又勾心斗角。朝廷上下，草莽武林，正与邪、忠与奸、爱国与卖国之争，纷纭复杂，扑朔迷离。杨小邪和他的通吃帮小英雄团结正上的大臣将军，依靠正派的武林高手、挫败了种种阴谋，避免了武林浩劫和亡国灭种的危险。

本书文笔生动活泼，内容精彩绝伦，情节曲折多变，人物诙谐有趣，具有很强可读性。

老君庙，老君庙，它，不是庙，而是地名，位于陇西境内，河西走廊最末端，嘉峪关西南方，祁连山下。

老君庙，虽在关外，却热闹非凡。

嘉峪关，长城最末端，城高数丈，气势宏伟，和玉门关同称生死关。

古人有云：“若出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。”在此大漠飞沙滚滚，想活还得老天同意才行。

祁连山，祁连山，好牧场，山高险峻，白雪罩顶，山上一片牧草，驰骋草原上，大漠儿女疏狂不羁。

再来镇——位于老君庙，以北百三十里，祁连山下，纯朴小镇，猎户集散区，为寒外及中原必经之地。

再来镇，再来呀再来，去了又再来，当然它不是对所有人而言。镇东，反视祁连山，高山陡峭，挺拔雄伟，直耸云霄，表现其一——稳，壮。

初冬时分，寒风逼人，白雪纷飞，山顶银白一片，如梦似幻，美，美得令人舒畅，美得令人豪气万丈。

高山上，银龙直泻，是万丈飞瀑，奔腾而下，有若千军万马，隆隆之声，震荡澎湃，只听得令人心神舒畅，豪气千里，爽朗异常，舒服已极。

承着飞瀑是一深水湖，名曰：“莫塔。”

“莫塔，莫塔。”在当地，即是死亡之意。

“莫塔湖”，深不可测，冰冷彻骨，加上飞瀑往下冲，故名虽是湖，而波涛汹涌非常，比之长江三峡水势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宁走龙王殿，莫临‘莫塔湖’。”此乃当地流传之言，可见当地

居民对“莫塔湖”恐惧之程度，何其之深。

“莫塔湖”鹅毛不浮，落水即死，人一死多，鬼魂立现，人那能和鬼争？当地居民，莫不以此为禁区，亡魂地，皆敬鬼神而远之。

然——竟有不怕死者？

有！

只见鬼地，死湖西南方，地势较平，有座甚是古老之小茅屋，看样子，还住了许多年。

小屋前为一庭院，四周围有竹篱笆，也许日久失修，篱笆有的已倒塌，有的已盘满山藤茅草。一副古陋样。

小茅屋，屋顶茅草，已被雨洗刷得泛白，古旧腐蚀不堪，屋前有一排栏杆，田字窗。门前右上方，挂着一块匾，仔细一看，字体歪歪斜斜，共写有“通吃小筑”四字，刻划甚新，必是新造之物。

而这些字，说它像乌龟爬的，亦不为过，就像老鼠用尾巴沾上墨汁在桌上打转所留下来似的，怪里怪气，无法想象。

如果能有勇气将这种乌龟爬的字，持出来的人，不是疯子，想必也是有点自我陶醉的狂人吧！

初冬已至，大地萧索，枯黄草叶映残发，太阳西斜，彩霞照小屋，更显得古意盎然，有若神仙居一般，哪来鬼魂之说？

蓦地——

“老头！我回来啦！快开门迎接我呀！我累死了！”

从小道传来一阵悦耳之孩童叫声，张眼望去，只见一小童正昂着头，边跑边叫边跳地往茅屋奔去，神情之间甚是得意，其手中挟有一包不小之东西，及一斗大之干瓠酒葫芦。

他——年约十四五岁，结实而高大，身着一套浅蓝色衣服，腰间缠有白色腰带，平底黑色鞋，左袖口有个大补丁，虽然衣服甚旧，却洗刷得干净泛白，朴实，但并不憨厚，眼眸深陷，鼻如刀削，笔挺高耸，头上斜绑着一束头发，再配上一个爱笑的小口，怪，真是怪，天真而透着点邪气，古怪，又洋溢着精灵。对他——只有笑，谁见了

他，都会发出内心之微笑，并对他产生一种亲切感。

他人怪，名字更怪——杨小邪。

人未进门，他已笑嘻嘻，嚷了又嚷，有点表现与戏弄之味道，而那种表情，亦如小孩得了大奖，要回家让父母夺耀一番，神气已极。

“老头儿！干什么？耍宝啊！整天待在家里，俺回来了，你也不招呼一声！什么玩二（意）嘛！”

只听他这句话，就知道，他必是个难缠之“狠”角色。连自家长辈都叫老头了，可见他是如何的“没修养”。

双脚微蹬，一招“金龙穿塔”只见他如大鹏飞掠一般直射庭院，干净利落，优美已极，微微翻身，已四平八稳地落在庭院。

“老头！你再不出来我……好！”他往手中那包东西看了看笑道：“这包香肉和酒，我看只有自己吃啦！嘻嘻！”

嘴角一翘，神秘笑了笑，接着就把酒葫芦打开，“咕噜……”仰头喝了一大口，“哈——好酒好酒！”他想装装模样看老头会不会嘴馋得直撞出来！可是喝了三四口还是不见人影，他妈的！不灵啦！杨小邪一看自己平常惯用之伎俩，现在不管用了，心情有点纳闷。

“敢情老头子不在……也好！省了我这包香肉和酒。”很快地他已找到让自己高兴的理由，也不再纳闷了。

“呀……”门一开，探头寻视一番，他发现老头并没有走，在床上睡着了。

“原来老头睡着了，蛮会享受的嘛！”

屋内！呈四方形，两铺床，分别在左墙及右墙，正中央置有一张四角桌，两张板凳，桌后面窗口前，是一茶桌，放有茶壶及碗筷，左窗口则是书桌，堆着几本旧书及文房四宝，如此而已，甚是简陋。

“通吃！”杨小邪突然放声大吼，音如霹雳，震耳欲聋，他想吓吓老头，看老头是否会从床上蹦起来。

结果他失望了，老头还是老头——一点都没有反应僵尸般地躺在床上。

“黑皮奶奶，怎么今天都不管用哩！”摇摇头，他觉得今天不太一样，以前管用的招数现在都不行了，他想：“老头，你想要我，葡萄成熟——还早得很哪！嘻嘻！”蹑着脚尖，一步步小心翼翼，有如小偷般，走向老头床前。

只见老头一身青衣，满头银霜，满脸皱纹，五官分明须髯齐胸，想必年轻时必是英挺俊拔之人，而现在老头脸上，苍白吓人，无一丝血色，状若死人，恐怖异常。

“怎么搞的，老头病倒啦！”杨小邪见状，亦觉得老头出了毛病，赶忙伸手探探老头鼻息不久又摸摸老头胸脯，不多时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死了！可真行，说死就死，是有一套！”语气之中非但无悲伤意，还感到有些得意状。

转身喝口酒，抿抿小嘴，走向四脚桌前，将手中香肉及酒葫芦，置于桌上，随手揽一樟木板凳，反身放在老头床前坐了下来，搓搓鼻子他哑然一笑，凝目而视，从老头头部仔细地看到脚尖。

突然——

“喝”一声，杨小邪已跳起来伸出右手“啪啪”两声，打了老头两个耳光，神情激动，有若猪叫般的吼起来，他吼道：“死老头！想不到你也有落入我掌的一天，死了也算啦！平日都是你打我，现在可轮到我了，哼！这叫千里迢迢，履报不爽，善恶到头来自有我来报，嘻嘻，十年风水轮流转，憋了十年，真他妈的（倒霉）呀！”

本是愤怒，但说到后来却笑了起来，可见他心思是何等变化无常，至于“天理昭彰，履报不爽”八字，他倒是真的不懂，只好念“千里迢迢，履报不爽”了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他昂头大笑，笑声震天，很是得意。

“奶奶的，老头，你死，也要看时间，我才人家刚上门！你就给我触霉头，难怪我今天手气不顺。”

“啪啪！”又是两声。

“啪，啪啪，啪，啪啪啪，啪，啪啪……”他打得甚有节奏，像是打

鼓一般，结果愈的愈起劲，小孩一命名起性子来，就呵呵笑个不停，要是老头地下有知，他不气死才怪。

其实杨小邪他和老头住了这么多年，哪有老头死了，他会不悲伤的道理？只是杨小邪天生绝顶聪明邪里邪气，很少有事情能瞒得过他，可惜他就是“不务正业”整天鬼混，老是跑到镇上赌博，要他吟书，他却说：“书，就是输，摸了书（输）哪还有啥搞头？”刚才他从老头的头看到脚，就知道那老头是闭气诈死，反穿棉袄装佯，有意整地。哪知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老头这次又失算了，一顿苦头是免不了的。

平常这老少俩，就是这样如此诈来诈去，可惜老头每次都尝尽苦头，就是赢了，也赢得痛苦万分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杨小邪，就是这一行的大行家，他不便诈已是万幸了，还想要去诈他，这可是在老虎嘴上拔牙，自找苦吃。

打累了，杨小邪双手一摊，装出无可奈何之样子，他叹道：“老头儿，我不是真的想打你，只是……只是平常你活在人间时，打人打得太多，现在你死了，到阎罗王那里，免不了要上刀山，下油锅，这……多么痛苦啊！虽然你平日常偷打我，但您放以为，我老人家不会放在心上，也不会向阎王爷告密，可是别人就不同了，你打了别人，别人一定会向阎王告密，破坏你的形象，为了使你向阎王有个交代，我也只好打你了，要知道，我打在手心里，痛在心里，但为了朋友，我只好牺牲我的心肝，让它痛，这总比你，上刀山，下油锅来得好些，舒服些！”

“老头！到现在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件事，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，安心地向阎王说，你已经被我杨小邪修理过了，平时我常烧香，阎王爷他看在我面子上，会放你一马的：切记！切记！老头，千万别把我的话忘了！否则你这一顿可是白挨啦！”

敢情他打人还有这番大道理，其实他不知道老头有没有打过人，像他这种人，也不会向阎王烧过半炷香，他也不晓得阴间是否

真有上刀山下油锅这种事！吹！他就是能吹，想到的，听到的，看到的，都可以。照他这么说来，倒有点感人肺腑，不知老头听了心中感觉是如何！想必很感谢这位忘年之交吧！

“老头，你等等，让我想想，看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你！”说完了他站起来，双手背负，在屋中踱来踱去，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，时而叹气，时而窃笑，有时摇头，有时又猛点头“好吧”随意啦！他走向小书桌，拿起文房四宝，“我杨小邪今生今世这是第二次沾墨汁，说来老头你满幸运的！喝！”一声令下，挥洒如飞，如有神助，小宣纸上立即出现一道道迷人之蚯蚓。

说他鬼画符，一点也不为过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他在画些什么？真是“神笔”。

这一生中他第一次动笔，就是写屋前那块匾额“通吃小筑”四字，那四字一共花了他三天的时间才学会，可算是异常辛苦了，第二次倒是相当轻松，三两下，就清洁溜溜了。

写了许久，他拿起来，左晃晃，右晃晃，觉得不太满意，又加几笔，直到他露出满意笑容为止。

拿着神笔，及这副鬼画符，很是得意地走到老头床前。他轻声道：“不幸得很，老头，你莫名其妙地就走了，连茅山道士都来不及请，只有小邪代劳啦！这副……‘送终符’虽然不怎么好看，可是却藏尽天上各种通行秘语，你好好研究，将来也好出人头地！我书念得不多，也写不出什么好鸟蛋来，请多多包涵包涵。”

他深深一揖，将那幅“送终符”搓成一团，塞在老头嘴里，还像和尚一样，双掌合十，念了一句“鹅米豆腐”神秘而壮严地笑着。

“春天啊啦啦的好唱，滴哩哩的百花咕噜噜的开呀！山上有山神，地上有地神，水上有水神，人上有人神，南无，鹅米豆腐，南无，鹅米豆腐……”

他像春节舞狮般足足做了半小时的法，才停下来。

“老头，我想你长得这么丑，到阎王那里，难免会给他印象不

好。一定会吃暗亏，我替你整整容，也许阎王爷还会夸奖你，选你当附马爷呢？嘻嘻……”毛笔一晃，他哧哧笑个不停。

一说完，他已迅捷无比在老头额上写下一个王字，又在他胡子上画了两撇，然后在下巴打个圆圈。

“这大概有点像王八乌龟吧！嘻嘻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杨小邪捧腹指指老头“王八”脸，大笑不已。

“老头，我不是把整得多难看，最少，我在你额前写了一个王字，想必阎王必定看得懂这个字，人说：‘王见王，必死棋。’搞不好，你把阎王爷克死了，换你当上阎王，那时候说有多神气……不对是鬼气，那时候说有多鬼气，就有多鬼气，哈哈……”

笑也笑够了，整也整够了，他想：“既然死了，总该哭几声才像，好吧哭就哭！呜呀……呜……老头……呜……”嘴角往下一拉，他立即嚎啕大哭，泪如涌泉，夺眶而出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海棠泣血，生动逼真。

他哭在眼里笑在心里，他觉得自己很有演戏天份，说笑就笑说哭能哭，突然他有一个想法——到京城去唱戏，也许会赚钱哩！

“老头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抛下我独自就走了呢？你叫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怎么过？呜……老头，你醒醒，快醒过来啊！”

“我也不想活了，老头，虽然你时常打我，用针刺我，可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如今再也没人会找我骂我，你的心倒蛮狠的，有一套啊！”

“老头，我本想娶好多好多的老婆……像皇帝一样多，来侍候你，谁知道我一个都还没到手，你就翘了，你这不是太可怜了吗？老头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？难道你要我不娶老婆？黑皮奶奶的你乱来，搞什么嘛！”

“……每次有香肉，我都分你一半，现在连要分的人都没有了，老头，你何苦呢？老头你醒醒吧！我要你，我要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……呜……老头呜……你快醒来吧！呜……”

杨小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哭得如丧考妣，如失其子，甚是可怜。

一阵哭声中，眼眸红肿黯淡，语音沙沙哑哑，再要哭亦无泪

.....

“好吧！该收摊了，以免龙体欠安……”

他想：“就是老头真的死了，我也算是有情有义，难道还真的哭死不成？黑皮奶奶，少来……”

“老头你该看到，我由有泪哭到无泪，由有声哭到无声，我好累，你地下有知也该原谅我，也会于心不忍的，再说……我尿急。”他尴尬一笑，也实在憋不下去了，“我上上茅坑就回来，你灵魂也休息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超度你，请你吃‘大餐’，有香的，有辣的，嘻嘻！”

他拜了三拜，举足往门口行去，但侧头一想，又折回桌前，辍口酒，拿起香肉笑嘻嘻往门外走去。

行至庭院不远处，找块巨石坐下来，边啃香肉边哼小调，盞茶功夫一过，肚子已像南瓜般大。

“这香肉真多，只吃了一半，就撑得肚皮胀胀的。”

摸着肚子，觉得已无法再装下。

“好吧！死人吃一点。”

擦擦油嘴，随手捻根茅草，边剔牙缝，边望着“莫塔湖”，湖水依样翻腾，有若鬼泣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他想：“这老头又不知在耍什么花样，被我整得如此凄惨，还有心装下去！这是什么原因？会不会真的死了？不会吧！刚才我还发现他活着？那……也许他没装过死，想装一次像样一点的来耍我，……哼……老头！你以为我杨小邪是三岁小孩，管看不管用？妈的……”他站起来甩甩手臂，“等一下我就来个火葬，让你尸骨无存，我就不相信逼你不出来，好！就这么决定。”

心一笃定，他笑了笑，拿起地上香肉，往小屋走去。

当杨小邪走出屋外时，老头醒了过来，他还真不敢动，他怕一动就会被那鬼灵精发现破绽，而前功尽弃，只见他脸颊，被打得实在很痛，红肿如刚出笼之馒头。

摸着面颊：“好痛，这小子下手好重，一点都不留情……还好，总算挨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他真知我装死，还是已被我瞒过去了？看他哭得这么伤心，好像是真的，但……他不可能对死人打得这么重啊！我这次用龟息大法，除了保存心脉一点元气外，其他可以说和死人完全一样，他不可能会发现我诈死，会不会他想逼我现出原形？或……唉！真拿他没办法，本来想装死，希望他以后好好练功，好好听话，谁知道竟挨了一顿打，接下来还不知道有什么花招呢？看来也只有装到底了，他妈的！上茅坑还带香肉！”

他越想越不是味道，舒舒服服的香肉不能吃，竟白白的被痛打一顿。

“这小子，真拿他没办法，唉！”老人叹了一口气。

想到这里，杨小邪细碎脚步声已传来，老头一惊，马上运功闭气，恢复原状。

杨小邪一走进来，偷偷瞥了老头一眼，将香肉放回桌上。

心想：“老头呀！老头，你他妈的死人，脸上还会长馒头，这倒有意思了，看来，你不是普通人哪！嘻嘻……”

死也人当然是不会长馒头，可惜老头已经被打得头昏脑胀神智混沌，这些苦，他是白吃了。

“老头，你真是生不逢时，死不逢时，这么大冷的天气，你不怕死了到阎王殿领不到衣服穿吗？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将你全身用酒洗过，再给你加上几件衣服，然后捡些枯树枝，替你加加热，暖暖身，你说这样好吗？”

杨小邪倒说得非常诚恳。

老头一听心中暗道：“完了，这家伙，怎么会想出这点子来，他妈的，要好好死一下都不行，还没到地狱就得上刀山，下油锅，真是

自作孽，不可活，老夫怎会和这种人混在一起？衰（倒楣）死了。”

不久，杨小邪很快将老头衣服脱下，并倒杯酒在老头身上，开始涂抹起来，口中还不停唱着小调：“摸啊摸，在这里，摸啊摸，在那里，一摸摸到姑娘的脸，哎呀真漂亮……二摸摸到姑娘的手，姑娘的手儿细又白呀……三摸……”

杨小邪哼的是妓院的十八摸，敢情他把这老头当成妓女了，其实杨小邪并不懂得这之歌之由来，就连妓院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懂，他听镇时的人唱过，觉得很好听很顺口，就学了起来。只见他边涂边唱，其乐融融。

老头这次装死，真可说是倒了八辈子的楣，他听到杨小邪在唱十八摸，有点哭笑不得，只有心中叹道：“杨小邪啊！杨小邪，到底有什么事才能使你心疼，才能使你伤心呢？”

杨小邪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永远是快乐的，他从不知道什么是难过，什么叫痛苦。

抹遍老头全身，杨小邪才替老头穿上衣服，然后从身上拿出四颗骰子，在手中晃个不停，骰子撞得咣咣作响。

他道：“老头，今天手气不怎么好，扔的都是瘪十，看现在怎么样？若好的话，我就厚厚地葬了你，若运气还是瘪十狗屎运，那我只好一把火烧了你，将你骨灰倒在‘莫塔湖’叫你与大地同在，也替我省了不少麻烦！”

杨小邪搓着骰子大叫道：“一二三、四五六，前前前，后后后，碰上你祖宗死翘翘！”“通杀！”

他将四粒骰子往地上丢，骰子如陀螺转不停，不久转力已竭，停倒于地，一个六点，两个三点，一个四点。

“黑皮奶奶，又是瘪十！损人啦！”

失望之余，他只好摇摇头，脸上表情，又如输光全部家当般，好苦。

其实从懂事以来，杨小邪所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掷骰子，算算

也有十余年了吧！此项功夫对人来说，虽不能称天下第一，也可说是举世少有了。

他可以一口气扔十八个骰子，而且点数都是一样，也能以听声辨数的方法，猜出人家扔的点子是什么？大概他觉得这门功夫，已能打遍天下，所以他才刻上“通吃上筑”四字，挂在自己屋前。

他倒不懂得客气，想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！

这次也不例外，瘪十就是瘪十，看来老头运气不怎么好。

“呵呵……”捡起骰子，揣入怀中，他道，“老头，对不起，今天日子不吉，是黑七，逢赌必输啊！你将就将就点，痛苦很快就会过去了，我马上替你超度！”

随手一抄，状若无物将老头扛出屋外，置于屋檐栏杆上。

“老头，你还是要看我的飞刀练得如何吗？好吧，我就献丑献丑，否则你在阴间就无法见到这么精彩之飞刀喽，这多可惜？”

话声一落，随身一闪，一招“长虹贯日”已使出，有若一道彩虹划过空中，“飞燕投林”，“鲤鱼打挺”，“咻！”一声，他已姿势优美地落在二十步开外庭院里。

“老头，我这就练给你看了，每次你都拿我试试掌力，这次我拿你试试飞刀，这样我们谁也不欠谁了，我这飞刀可十拿九稳，只有那一稳，还差了点，你若不幸挨了刀也只能怪你平常不用心教，到头来害我有‘失手’的机会，反正你已经不是人身，是鬼身，应该不怕阳间的刀了吧！”

这老头不真沉住气，一动都不动。

杨小邪转身背向老头右手一扬，飞刀一闪即逝。

“都”一声，薄叶飞刀直穿老人发髻，钉在墙上，好准！

“不错不错幸好不‘入’师命。”他猛点头，对于这次所射之飞刀甚是得意。

突地寒光再闪，“都都……”一连一响，杨小邪纵身，或斜飞或腾空，各由不同角度，连发七把飞刀射向老头。

“糟了！”杨小邪大叫一声，飞身落地尴尬笑着。

只见最后两把飞刀，射向老头鬓边，把鬓须给割下来，差点耳朵都不见了。

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但这种事对我来说是时常发生的，请你多多原谅！”

杨小邪双脚一蹬，倒射回到老头身前，他边拔飞刀边说：“老头，你一直说我飞刀练得不好，将来怎么跟人家在江湖上混饭吃，你一直夸耀昔日飞刀门是如何如何，我看也差不多如此水准，他妈的，这不是百发百中吗？你还嫌弃什么？将就将就点，含笑九泉去吧！而且我又没和人结怨，也没仇可报，学这鬼玩意特别麻烦你知道吗？”

拔到最后一把，正好是头上那把飞刀，他灵机一动“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你不用到地狱去了，只要我把你变成和尚，那老头，你就可以到西天找如来佛吃早餐啦！”

他拿起刀子“唰、唰、唰……”很快的，就把老头的头发一刀刀地刮得精光。

“啪啪！”杨小邪打了老头两个响头笑道：“你的头还蛮圆的嘛！”

随后他又拿出一些油沾在那光头上，并抹得它发亮。

“差不多了，嗯！连我都要认不出来，如来佛更一定认为你是少林得道高僧！”“啪！”他又打了一下。

“好吧！我们该举行葬礼了！”

杨小邪捡了一些枯枝架在庭院，然后再将老头放在木材上，随即转身到厨房拿些碗盘和锅子，再走到庭院，他将酒倒入碗中，也将香肉放在盘子上，都弄好了，他才将供品摆在老头尸体前面。

点起香，杨小邪很诚意地拜着，然后将香插在地上，并顺手偷喝碗里的酒，随后拿起锅子用木棒敲了起来。

咚……咚咚咚……咚……咚咚……

他很慎重地敲着锅子。

咚咚……咚咚咚……

“午时三刻已到！”“行刑！”

一想到包青天要斩人时，也是如此叫，所以他也叫，而且叫得有板有眼。

“老头，你安息吧！”

他将剩余的酒泼在木材上，点起火，准备火化老头。

火势由小而大，劈啪劈啪响着，从外围一直绕到里面，眼看就要烧到老头衣服。

老头没动。

杨小邪也没动，他在看老头是不是真的死了。

火烧到老头的衣服……

杨小邪有点担心。

火势将那老头吞噬掉了！

杨小邪有点后悔。

但突然——

那老头笔直地跳起来，蹬蹬蹬，两手伸直，像僵尸一样，往杨小邪蹬过去。

“哇！妈呀！”杨小邪拔腿就跑。

老头尸体穷追不舍。

起初杨小邪真以为是尸变，跑得比什么都快，现在他偷偷回头看看老头，只见老头不停拍打身上余火。

“老头，原来你是诈死，我还以为尸变了呢？别追了好不好，我们和谈。”

“臭小子，俺老人家想死死看，也容不得你如此对待义的遗体。”老头愤怒异常。

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有如流星般快速地往高山上纵去。

“老头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你看我眼睛都哭红了，而且我还怕你到